

◆ 史海一瞥

跟着李白留名的县令

司 舜

闻丘是唐朝宿松县令,在唐、宋时期,甚至更迟的地方志上都未发现任何片言只语的记载,直到清康熙六十年《安庆府志》卷之十二邑政绩才有如下记载:“闻丘,史逸其名,松之贤令也。于何知之?于李白之诗知之。天宝十四年乙未,李白脱永王璘军至邑,诗赠闻丘者二。”闻丘自己也万万没有想到,平生官职卑微、默默无闻,却因为李白的诗而名噪天下。

《赠闻丘宿松》:“阮籍为太守,骑驴上东平。剖竹十日间,一朝风化清。偶来拂衣去,谁恻主人情。夫子理宿松,浮云知古城。扫地物莽然,秋来百草生。飞鸟还旧巢,迁人反躬耕。何惭宓子贱,不减陶渊明。吾知千载后,却掩二贤名。”

这应该是李白第一次来宿松所作的第一首诗。诗中高度赞扬县令闻丘治理宿松有方、为官清廉、品格高尚,并把他比作善于治邑的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阮籍,孔子弟子单父县令宓子贱及晋代大诗人彭泽县令陶渊明,甚至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,闻丘的声誉将会超过宓、陶二人。因诗中有“一朝风化清”之句,后人在宿松城郊建“清风亭”,其旁有“清官潭”。《安庆府志》载:“此后新官上任,至此必须下车。”

闻丘何其万幸,诗题中就出现他的名字,而且,还不止一首,另外还有一首,名《赠闻丘处士》。《江南通志》载:“宿松城外沙塘陂,闻丘处士筑有别墅。李白前往作客,见环境清幽,有田园乐趣。作《赠闻丘处士》。”

诗歌全文:“贤人有素业,乃在沙塘陂。竹影扫秋月,荷衣落古池。闲读山海经,散帙卧遥帷。且耽田家乐,遂旷林中期。野酌劝芳酒,园蔬烹露葵。如能树桃李,为我结茅茨。”

诗写于757年,李白出浔阳狱后、流放夜郎前夕。全诗以友人闻丘处士隐居的宿松沙塘陂为背

景,竹林秋月、荷池古亭、闲读《山海经》等意象,绘出一幅充满农家乐的美丽画卷,表达了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和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诗中涉及的南台寺、钱客岭等地点,地方志均有记载。《宿松县志》载:“南台山有南台寺,太白读书台在寺西北,唐县令闻丘氏筑,清同治九年(1870)立碑。寺右有对酌亭,是李白与闻丘对酌处。”一位名满天下的诗仙,如何与知名度不是很高的宿松,如何与素不相识的闻丘关联起来呢,而且是一而再、再而三远来并停驻?

《新唐书·卷202·李白传》载:“安禄山反,转侧宿松、匡庐间。”指出了李白来宿松的大概时间,同时也说明在此期间,李白曾不止一次来宿松,而是多次往返宿松与浔阳(今江西九江)之间,最少是两次以上。从李白赠闻丘诗的标题上就可以看出,李白《赠闻丘宿松》的诗,是作于闻丘为宿松县令之时,而《赠闻丘处士》这首诗,则是作于闻丘致仕之后。在位时写赠一首,不在位时仍然写赠一首,更显李白对闻丘的推崇。

现今,宿松县城南1.5公里处的南台山有“太白书台”,山上茂林修竹,曲径通幽,清溪远流,碧波荡漾。唐至德二年(757)秋,57岁的李白避安史之乱至此养病,见此风景特别,有意在这里暂住。仰慕李白诗才的闻丘为此专门建造一座读书台和“对酌亭”。让诗人在此,啸傲风月,饱吟山水。公务之余,闻丘也常来与李白弹琴赋诗,对酒放歌。

李白年谱载:“九月,病卧宿松,在宿松避难、养病。”李白再次来宿松,依然寓居于南台寺。此时,闻丘已致仕,隐居于宿松东郊沙塘陂,时来陪伴李白。李白虽已出狱,但冤案未了,处境窘困。好在宿松灵秀的山水让他获得些许安慰,宿松友人的真挚情谊让他暂时忘却伤痛。



爬坡的人 郑武 摄

◆ 江湖脸谱

旧人

陈英

博士喜阳

喜阳——名字好,敞亮,像晒透的麦场。

初见沈博士,是纪胖子攒的局。沈博士一开口,便是江南口音,亲切得叫人意外。如今许多人离乡久了,回来时乡音剥落,硬憋出一口夹生的普通话或软绵绵的吴语,像戴了张不合脸的面具。

喜阳年近五十,还去读博,少见;能把学问炖进生活里,更少见。他写的《一个博士生父亲写给本科生儿子的48封信》,字字带烟火气,却又不失锋芒。后来几次碰面,闲谈阔论,他眼镜片后头总闪着光,不是书斋里的蠹鱼那种呆光,而是像老铜镜,照得见古今,也映得出人情。

日前他又赠书,是北大美学讲义。我捧着这砖头厚的册子,像乡下厨子得了御膳房菜谱,翻也不是,不翻也不是。横竖读罢,我这个茶摊老板似乎在北大的未名湖畔转了一圈。

年前我出了本诗集《风在吹》,喜阳兄收到后很快就写了个评论《在梦的轻波里依偎》,为我鼓劲。

近日听说喜阳归乡,我想带他去纪胖子那里,吃吃野山菌炖土鸡汤。这玩意对爱动脑子的人有大补。

大鸟詹军

小城岁月长,兜兜转转还是旧相识。平日游荡的圈子,多是中学的那帮同学和生意上的一些老伙计。名校毕业的,早像蒲公英似地飘去了省城或北上广,除了瘦子。国字头设计院的瘦子,偏偏扎回故土,成了我们这帮人的磁石。他隔三岔五组局,酒桌上以撂倒一个为胜,牛皮吹得房梁打颤,最后总有人扶着墙吐,有人拍着腿笑,大家轮番当将军,轮流做伤兵。

逢年过节,会有几个“飞出去的凤凰”回巢。瘦子或“老太婆”张罗饭局,我偶尔当回主角。大伙儿待我,约莫像待陈年胡椒,喜欢时撒两粒提味,嫌呛时又恨不得打喷嚏。客气时他们叫我“老陈”,戏谑时我就是“鬼子”,我都笑嘻嘻应着。

大鸟归来最勤。“大鸟”,乃青春时期绰号,来自青春,本名詹军。

大鸟常回乡,因为父母在堂,他常回来探望,生意做得大,虽时间金贵,却舍得挥霍在故人身。最难得的是还有旧性情:魔都的金融精英,坐到家乡土不拉几的圆桌前,撸袖子划拳的模样,活像当年篮球场上吼“传给我”的毛头小子。偶尔他带沪上朋友来,那些西装革履的人物,被他忽悠着啃辣锅贴,喝山芋烧酒,竟也甘之如饴。

酒过三巡,我缩在角落当听众。他举杯点将:“老陈,走一个!”我便腾地站起仰脖,活像令狐冲接任盈盈敬酒。之后继续听他讲陆家嘴的潮汐、黄浦江畔的绿茶,还有那些资本江湖的刀光剑影。掌心的老茧摩挲着玻璃杯,我忽然觉得,这人在浦东高楼里观的是钱潮,回老家饭桌上图的却是一个放松。

昨日雨夜,微醺,我盯着碗里的馒头想:哪天去魔都找他,看看他在大上海是啥模样。

◆ 流年碎影

掐寒筋

徐累先

小时候,头疼脑热是经常的事。父母是农民,每天都在为生计奔波,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对我过多关注,只能就地取材,用一些土办法来对付,多数情况下,也能手到病除。感冒了,打来一盆热水,泡点陈年艾草,膝盖上蒙上一层旧棉袄,泡上一两个晚上的脚,腰酸背痛的状况自然消失;身上害疖子,扯来几片蓖麻叶或桑树叶,在红糖水里熬一熬,敷在患处,红肿也就慢慢消退。我一喊肚子疼,妈妈就一把把我拉过来,用手贴在太阳穴上摸摸,只要不发烧,便沉着脸,断然地说:“肯定又是凉着胃,快躺下,掐掐寒筋。”我顺从地捋起衣服,趴倒床铺上。

妈妈把手撮成蟹钳状,试准脊椎两侧的大筋,缚苍龙一样掐住鼓起来的寒筋,一边掐,一边心疼地埋怨道:“寒筋鼓这么粗,难怪肚子疼。叫你注意保暖,偏不听,这下受罪了吧?”我如同一只温顺的小猫,蜷缩着身体,打着哆嗦,不顶一句嘴。在妈妈的手指下,背上鼓起来的寒筋像一根嵌在肉里的枯藤,被一点一点地掐断,甚至听到“咯嘣”的粉碎声,我大喊大叫,接着妈妈又把手撮成拳头,从上到下一通敲打,疏散寒筋里淤

积的寒气。我窝到被子里,平躺一会,肚子疼果真渐渐平息。

掐寒筋对于我来说好像不止于凉了胃,只要身体不舒服,掐掐寒筋,用铜钎粘上香油刮刮痧,敲打敲打背部,就浑身舒畅了。妈妈过世后,我不时闹肚子的状况没有改变,掐寒筋的任务自然落到爱人身上,可爱人的手艺欠火候,不是手法重了,就是掐不到点子上,反弄得我更加痛苦。有几次,不得不求助于医生。经过一道道检查,医生说,这是肠胃痉挛,稍微遇到刺激就会发生,没有特殊的药物治疗,只能靠身体慢慢修复。于是我把小时候妈妈掐寒筋的事说给医生听,希望能给医生一点参考,可医生根本无心听下去,不置可否地笑笑,低头开自己的处方。

“无钱买药,开水泡脚”“单方胜似名医”,这是当年乡下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俗话。有些做法看起来有悖常理,却挺管用。比如对付牙疼的方法,长辈们叫“打灯火”,把一根铁针扎一小团棉花籽,浸透香油,点着,塞到口腔里,抵到坏牙的患处。只听到口腔里滋滋地响,叫人心有余悸,三四次后,牙疼果真好起来。不过,“打灯火”不是人人都会,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,才能做到“火到病除”。

但也有迷信的做法。记得头疼时,妈妈的第一判断就是被“齁齁”吓着了。她盛上一碗水,把三根筷子浸湿,让我对着筷子头呼出两口气,转动几圈,再试着往碗里站,一边摆弄,一边念念有词,如果喊到某一位故去的先人,筷子恰好站住,便笃定是这位先人把我吓着了,经过一番祈祷,妈妈拍拍我,让我好生休息。碰巧的话,也医好了病。

